



中国大政治家全传

主编

刘华明

郑长兴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# 曾国藩全传 (上)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出身农家 .....      | (1)  |
| 一、但以箕裘承祖泽 .....     | (1)  |
| 二、孝闻乡里的父亲 .....     | (7)  |
| 三、性格刚毅的母亲 .....     | (13) |
| 四、曾门家法有传人 .....     | (18) |
| 第二章 景仰乡贤 .....      | (23) |
| 一、湖南与湖南人 .....      | (23) |
| 二、经世派的崛起 .....      | (29) |
| 三、早年两知己 .....       | (33) |
| 四、曾门第一个进士 .....     | (39) |
| 第三章 锐意进取 .....      | (45) |
| 一、圣贤英雄皆可为 .....     | (45) |
| 二、砥砺人生的师友 .....     | (48) |
| 三、改易品性的艰难历程 .....   | (61) |
| 四、得不到“炭敬”的穷翰林 ..... | (73) |
| 五、理学之外的经世学问 .....   | (78) |
| 第四章 天子近臣 .....      | (83) |
| 一、内忧外患,推源祸始 .....   | (83) |
| 二、高位不失书生本色 .....    | (86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、署理部务,每日“自课八事” .....  | (94)  |
| 四、陈民间疾苦,指皇帝缺失 .....    | (99)  |
| 五、受穆相赏识,八年六迁 .....     | (107) |
| <b>第五章 生死不弃</b> .....  | (118) |
| 一、不忍坐视桑梓之痛 .....       | (118) |
| 二、别开生面,赤地立新 .....      | (125) |
| 三、取法“戚家军” .....        | (133) |
| 四、精神训练与思想灌输 .....      | (143) |
| <b>第六章 场面狭小</b> .....  | (154) |
| 一、越俎代庖,不避嫌怨 .....      | (154) |
| 二、群疑众谤,移师衡州 .....      | (160) |
| 三、筹办水师,意在长江 .....      | (164) |
| 四、营垒内部的矛盾 .....        | (172) |
| 五、潜龙在渊,四拒旨令 .....      | (179) |
| <b>第七章 初试锋芒</b> .....  | (188) |
| 一、传檄出师,“胜过百万兵” .....   | (188) |
| 二、出师不利,首次自杀 .....      | (191) |
| 三、“咬牙立志”,整军妙高峰 .....   | (202) |
| 四、左、胡相助,“引用一班正人” ..... | (206) |
| 五、攻取武汉,有功不赏 .....      | (227) |
| 六、言词激烈,重劾崇纶 .....      | (237) |
| 七、调和诸将,胡林翼抚鄂 .....     | (241) |
| 八、“东南大局,似有转机” .....    | (244) |
| <b>第八章 困顿江西</b> .....  | (249) |
| 一、兵败湖口,再次自杀 .....      | (249) |
| 二、惶惶终日,赧颜入江西 .....     | (257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、“闻春风之怒号，寸心欲碎”  | (264) |
| 四、仰食他人，跌蹶经营      | (268) |
| 五、同年反目，参奏陈启迈     | (275) |
| 六、罗泽南援鄂，处境更难     | (281) |
| 七、坐困南昌，力支危局      | (285) |
| 八、蓄势待机，“曾家军”入赣   | (290) |
| <b>第九章 一生三变</b>  | (301) |
| 一、“家门有大故，游子心不安”  | (301) |
| 二、委曲心事，委军守制      | (307) |
| 三、反躬自省，全无是处      | (314) |
| 四、身在纯庐，心系军旅      | (323) |
| 五、军需报销，为“部费”发愁   | (327) |
| 六、追思先人，改葬父母      | (331) |
| 七、朝野奏起，重返军营      | (336) |
| <b>第十章 历尽艰辛</b>  | (345) |
| 一、援浙援闽，均未成行      | (345) |
| 二、三河喋血，精锐尽失      | (348) |
| 三、磨砺人才，李鸿章入幕     | (355) |
| 四、不去四川当“作客”      | (359) |
| 五、兵分四路，“办窃号之贼”   | (363) |
| 六、初战太湖，进围安庆      | (365) |
| 七、署理江督，“天意岂有转乎”  | (370) |
| <b>第十一章 运筹帷幄</b> | (376) |
| 一、钦差大臣走稳着        | (376) |
| 二、总督立规矩，政事新气象    | (381) |
| 三、曾国藩大开口，左宗棠出山   | (387) |
| 四、身困祁门，“实无生人之趣”  | (394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五、北上“勤王”，缓字应之 .....     | (406) |
| <b>第十二章 攻取安庆</b> .....  | (411) |
| 一、旋转之机，取势千里之外 .....     | (411) |
| 二、“不以多杀人为悔” .....       | (417) |
| 三、人琴并亡，为胡林翼请功 .....     | (424) |
| 四、关注朝局，虚望太隆 .....       | (430) |
| <b>第十三章 如临渊履冰</b> ..... | (435) |
| 一、谋取江浙，别立准军 .....       | (435) |
| 二、中华之难，中华当之 .....       | (441) |
| 三、态度强硬，不授洋人凌我之势 .....   | (445) |
| 四、曾国荃孤军逼金陵 .....        | (453) |
| 五、惊心动魄的四十六天 .....       | (457) |
| <b>第十四章 东南无主</b> .....  | (465) |
| 一、紧缩包围圈，困死金陵城 .....     | (465) |
| 二、凄风腥雨秦淮河 .....         | (469) |
| 三、杀李秀成这谜 .....          | (474) |
| 四、部属“劝进”，扑朔迷离 .....     | (480) |
| <b>第十五章 持盈保泰</b> .....  | (485) |
| 一、乱世功名，尤为难处 .....       | (485) |
| 二、推权让利，才能晚场善收 .....     | (489) |
| 三、韬光养晦，留淮裁湘 .....       | (492) |
| 四、曾、左齟齬，留下百年谜底 .....    | (499) |
| 五、“重整河山”，勉力为之 .....     | (503) |
| <b>第十六章 剿捻失败</b> .....  | (512) |
| 一、僧王战死，奉旨平捻 .....       | (512) |
| 二、不违王命，万难迅速出征 .....     | (516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、以有定之兵，制无定之“寇” .....  | (522) |
| 四、收服悍将，约法三章 .....      | (525) |
| 五、师老无功，防河失败 .....      | (528) |
| 六、疑谤丛集，求退图保全 .....     | (530) |
| 七、位高权重，难以息肩 .....      | (538) |
| <b>第十七章 倡办洋务</b> ..... | (543) |
| 一、近逼卧榻，世变正未可知 .....    | (543) |
| 二、“中国岂可一日而亡备？” .....   | (549) |
| 三、“风气渐开，即中国振兴之象” ..... | (553) |
| 四、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.....     | (565) |
| 五、开历史先河与不可克复的矛盾 .....  | (569) |
| <b>第十八章 勉为其难</b> ..... | (574) |
| 一、晋见慈禧，位次汉大臣之首 .....   | (574) |
| 二、改造绿营，兴办练军 .....      | (581) |
| 三、清理积案，整肃吏治 .....      | (585) |
| 四、兴修水利，防杜河患 .....      | (589) |
| <b>第十九章 办理教案</b> ..... | (595) |
| 一、震动朝野的天津教案 .....      | (595) |
| 二、抱定必死，再立遗嘱 .....      | (601) |
| 三、“惟有委屈求全之一法” .....    | (604) |
| 四、众矢之的，谤议丛积 .....      | (613) |
| 五、“中外交涉，总以条约为凭” .....  | (619) |
| 六、怅惘无限，三任江督 .....      | (628) |
| <b>第二十章 毁誉不计</b> ..... | (631) |
| 一、审定“刺马奇案” .....       | (631) |
| 二、整军经武，致力自强 .....      | (636) |

- 三、“日夜望死，忧见宗社之陨”…………… (640)
- 四、痛自刻责，期在“三不朽”…………… (647)
- 五、长逝金陵，“生荣”死亦哀…………… (651)

## 第一章 出身农家

### 一、但以箕裘承祖泽

清嘉庆十三年，岁次戊辰，公元1808年。湘乡县南一百三十里外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新迁来一户人家。新迁来的人户姓曾，共有十几口人，属中等人家，长者人称竟希公，时年已逾周甲，白须飘逸，俨然仙者。

曾氏祖籍衡阳，世代业农，几百年间饥饱不均，难以摆脱贫困的生活。到了曾竟希的祖父曾元吉时，经过夫妻俩一生的勤俭操劳，家业日渐发达。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，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40亩薄田。在农业社会里，置房购产自然是经济实力的主要体现。曾元吉年老时，将自己辛勤了一辈子所积累的家业，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，全部分给了子孙。为不拖累后代，曾元吉仅留下衡阳的40亩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，已届古稀之年的曾元吉病故。他的子孙们靠着分得的家产，开始过上了衣食无大忧的生活。仅靠出租土地的租金就能维持生计。嘉庆二年，为纪念惠及后人的曾元吉，曾氏族长召集族人，决定将一年的租金收益拿出来，在圳上购置祭田10亩，每年清时时节，后人前往祭祀。曾元吉在衡阳留下的40亩田，不久也定为祀田。

曾元吉有六个儿子。次子曾辅臣，号辅庭，娶蒋氏为妻。比起上一辈人，生活或者说生存的压力减轻了许多。曾辅臣分得一

份家产，但不改勤俭劳作之风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年仅55岁的曾辅臣留下独子曾竟希撒手而去。

并不富裕的生活养成了曾竟希俭朴的作风。他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。正月上学时，父亲给他一百文银作零用。五月归来，把九十九文交给父亲时，受到父亲的赞扬。

曾竟希有着农民的忠厚传统，为人颇为厚道。三四十岁时，家乡来了一位四川游客，俩人情投意合，很快结拜为兄弟，川客也就寄居在曾家，共同劳动，共同生活，一住十余年。久寄他乡思归离。一天，川客对曾竟希说要回四川去，曾竟希苦苦相留。川客说：“贤弟不要难过，我离家多年，回去看看，还要来的。”曾竟希难舍难分地说：“自古道‘少莫入广，老莫入川’，四川路遥山峻，你如今已年届半百，回到老家，怎么还能再来？”川客却信誓旦旦，说：“我一定来与贤弟共享高帽山之乐。”说罢，兄弟二人跑上高帽山观望，选定山麓的大西冲一处地方，打下木桩，作为两人将来的葬地。川客对曾竟希发誓：“不管谁先去世，左边（此地习俗左大右小）葬你竟希君，我拣右边。”曾竟希说：“你兄长，该葬左边。”两人再三推让，珍重而别。但川客一去不返，音讯杳然。（《曾国藩家世》，第46页）

迁入白杨坪的第四年冬，竟希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他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，先在宅堂左右盘旋良久，随即又进入内庭环绕一番。老人惊悸之余，正琢磨此梦的吉凶，忽听家人报喜，说孙媳妇生了个男孩。竟希老人忙把儿孙召来，告诉刚才所梦，并说：此乃祥兆，他日这个孩子必定光大我曾氏的门庭，你们要好生看护！

家人来到院落，果见一株苍藤，形状妖娇屈蟠，与竟希老人梦中所见十分相像。从此，曾氏族人与远近乡人都把这株苍藤与这个孩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：枝繁叶茂时，他就登科、升官，在

战场上会连连取胜；苍藤如果枯槁凋零，他就会连交厄运，不是罢官革职，就是丁忧在家，打仗时也会险象丛生。这则远近悉知，父老相传的久远故事的主人，就是乳名称为宽一的男孩。他就是本书的传主——曾国藩。曾国藩的出世，寄托着曾家多少代人的希望。尤其让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喜不自禁。

曾玉屏生有三子，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，次子早卒，三子骥云未曾生育。因此，自从长媳有了身孕后，曾玉屏就希望曾家后继有人，是个男身。为此，一向不信占卜的他，破例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。占卜的结果偏偏是个女孩。曾玉屏急得求神许愿，祈求生个男婴。长媳临产那晚，夫人去接生，他在自己屋里守候不睡，还几次跑进祖堂添油剔灯，焚香祷告，乞求祖宗保佑快降男喜。夫人接完生回屋，他急不可耐地问是男是女。平时在丈夫面前大气不敢喘的夫人，此番竟要成心逗一下丈夫，故意装出失望的样子告是“千金”。曾玉屏一听顿时懊丧之极，呆愣愣地俨然木雕泥塑。正好此时儿子曾麟书兴冲冲进来报是男婴，曾玉屏一听顿觉喜从天降，立即大筵宾客。

在曾氏家族血脉相传中，曾玉屏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他对曾国藩的影响也最大。无论是早年求学交友，还是以后几十年仕宦生涯，在曾国藩身上，似乎都可以印证“隔代遗传”的“基因密码”。

曾玉屏，号星冈，少时秉受家训，勤奋好学，但长大后由于家庭稍微宽裕，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。他有书不读，沉湎于嬉戏游玩，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，与那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，常常是太阳升起一丈多高，他还没有起床。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，恐怕今后会把家财败掉。曾玉屏听到这些指责与预言，深感不安。

湘潭是湘中著名的都会，南宋以来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。它

地处湘江中游，舟楫所至，四季通航。早在明代，诗人周圣权在《题万楼》中歌咏湘潭：

岸花明媚接芳洲，三月江风送客愁。  
台阁初成延胜迹，山川有待识名流。  
野烟窈窕村中树，帆影参差槛外舟。  
清绝潇湘春唱和，竞将韵事一齐收。

清人张九铨在《昭山》中亦写道：

西风一片写清秋，两桨飞随贴水鸥。  
摇到湘头望湘尾，昭山断处白云浮。

湘潭的秀美山川可以从诗中想见。从湘乡到湘潭不足百里路程，如果跃马扬鞭，就更为方便了。

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，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所具有的各种“本事”都重要得多。年长人的讥笑刺中了曾玉屏的心，他真的不希望曾氏家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毁于自己的手中。于是反躬自责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将马卖掉，徒步回到家中。从此以后，每天东方未晓时就起床来到农田，一生如此，再没有懒惰过。这就是曾门家训中的“早”字诀。

俗话说，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，“自责”后的曾玉屏简直像变了个人。湘乡地处丘陵地带，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。在这块土地上，除了靠天吃饭外，还必须用勤劳的双手。曾玉屏像“愚公”一样，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。其艰难的过程真可以感动上苍。曾国藩后来回忆说：35岁那年，他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。那儿的梯田坡陡高峻，田

块的面积小得简直和瓦片一样。他开凿石山，开垦荒地，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。这样一来，种田人才好耕作。他夜晚亲自放水，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，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，以此为乐。曾玉屏还种了半畦蔬菜，每天早晨亲自去除草，傍晚又叫佣工去施肥，走进屋内喂猪，出得屋来又养鱼，这样那样的事，从来没有停过。

从辛勤的耕耘中，曾玉屏对自己的劳动果实十分自得。他悟出这样一个道理：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、蔬菜，吃起来味道特别鲜嫩肥美；凡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，享用起来也特别的心安理得。

勤劳磨炼了曾玉屏，曾玉屏也在勤劳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。当曾玉屏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阡陌相连的田地时，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，始则怀疑，继之赞服，后来都竖起了大拇指，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为之事，也都找他来排忧解难。

在早年不发达的农村，重男轻女十分普遍。看一个家族兴旺与否，主要看人丁是否兴旺。而这个“人丁”就是指男丁。如果一户人家膝下无男，往往被人看不起。因此，长孙曾国藩的出生，预示曾家后继有人，也预示着这个家族有无限量的前途。曾玉屏更感到责任的重大。他回想起自己的先人自从元朝、明朝时就住在湖南衡阳之庙山，几百年间都没有立宗祠，于是便与宗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商量、筹措，建立了祠堂，并定于每年十月举行祭祀。又与家族中人商量，另外立一祀典，每年三月举行祭祀光大曾门的曾元吉。

曾玉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还经常告诉后辈人：“世间一般人消灾求福，往往祈于神灵，这是不可取的。其实能够降福保佑自己的，莫过于自己的祖先。因此，我每年设祭，特别重视生我养我的祖先，而对其他的祭祀，则不很重视。我们曾家，后世即使

贫穷了，但礼教不可毁坏；子孙虽然愚笨，但家祭不可从简。”这些对后来的曾国藩有很大影响。

曾玉屏早年失学，成年后深以没有文化为耻。因此既令子孙拜名士为师，自己也喜欢交结文人，希望他们经常登门。认为那些饱学之士，来家作客，能使寒舍增辉，是最高兴的事。对那些品格端方，老成稳重的人更为敬重，从不敢怠慢。一般的亲戚朋友也热情接待。至于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婆神汉、道士和尚、看风水、算命看相之辈，则避之惟恐不远。而对于那些落魄了的穷亲戚，则款待隆重，唯恐不周到。

乡里人看着曾氏一家待人接物彬彬有礼，亲疏分明，自然预知这一家今后的兴旺。每当乡里邻居、朋友亲戚遇有婚丧嫁娶之事，曾玉屏从不委派晚辈去应付，而是亲自登堂，郑重其事。久而久之，曾家在白杨坪远近数十里，也就颇有声望了。若有亲友财力缺乏，不能办事，曾玉屏就拿出积蓄资助。邻里间若发生争吵诉讼，也出面居间调停。对于那些特别横蛮不讲道理的人，则严厉呵责。大多数场合都是曾玉屏摆桌酒菜，在桌面上化解矛盾。曾玉屏说：所谓正人君子，若是在民间作普通布衣百姓，则要排解一方之难；若是在朝廷当政为官，则要安定社会、平息动乱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可见，儒家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大道理，曾玉屏都化为实用的锦囊。

曾玉屏治家极严，一家大小，包括大他七岁的妻子王氏在内，见了他莫不屏神敛气。曾国藩的祖母平时“虔事夫子，卑拙已甚，时逢愠怒，则竦息减食，甘受折辱”。低辈分的曾家人更是毕恭毕敬，诚惶诚恐。对于曾国藩的父亲麟书、叔父骥云兄弟，管教尤为严厉。对长子曾麟书责求苛刻，“往往稠人广坐，壮声诃斥，或有所不快于他人，亦痛绳长子，竟日喃喃，诘数愆尤，间作激宕之词。”而曾麟书对父亲总是“起敬起孝，屏气负

墙，蹑蹑徐进，愉色如初”。

晚年的曾玉屏并不以家中出了大官而稍有怠惰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正月，曾国藩已入翰林。曾玉屏对儿子曾竹亭说：“宽一（国藩）虽点翰林，我家仍靠作田为业，不靠他吃饭。”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、拾粪，不丢“勤俭”二字。是年十月，曾国藩进京散馆。离家时，侍祖父曾星冈于阶前。请曰：“此次进京，求公教训”。曾星冈曰：“尔的官是做不尽的，尔的才是好的，但不可傲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尔若不傲，更好全了”。曾玉屏没有千叮咛，万嘱咐，而是“要言不繁”，这对曾国藩的一生都有影响。他说：“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，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。”

曾玉屏还有一句座右铭式的话：“晓得下河，须晓得上岸”，又云：“怕临老打扫脚棍”。讲的是做人处事都要把握分寸，留条后路。这些话，后来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。可以说，祖父的音容笑貌、一举一动，都对年青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言：“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，全在一重字。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，盖取法于星冈公。”

## 二、孝闻乡里的父亲

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，有“慈母严父”的说法。但曾国藩父母的性格及家庭角色却迥然不同。他的父亲曾麟书更像一位慈母。

湘乡大界曾氏自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起，虽然各代都有读书人，但都没有考取功名，因此只能“累世业农”。曾玉屏成家立业后，深以“不学为耻”。但支撑偌大一个家庭，使他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，蟾宫折桂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长子曾麟书身上。曾麟书号竹亭，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生。他深知父亲的

苦心，因此早年即积苦向学。但因天性“钝拙”，一连参加 16 次童子试都榜上无名。眼见功名无望，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。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年近不惑的曾麟书仍未考中秀才，于是在家乡开了私塾，取名为“利见斋”，招收十几个儿童。当时年仅七岁的曾国藩也开始受父课读。自此，八年间未曾离开父亲的身边。

在封建时代，要想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，只有华山一条路，那就是学而优则仕。而农家子弟，生活都难以维继，整日能端着书本，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开始，到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一本接一本读下去，是需要良好家庭条件的，最基本的是衣食无忧。曾家到曾玉屏时，也只能算过得下去，谈不上富裕。但由于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影响，中国的先民又十分重视读书。农村有句谚语，叫“穷读书，富养猪”，是农业社会的真实写照。从曾玉屏晚年还要亲自下田劳作看，曾家走的是“以耕养读”的路子。就是说，家庭条件虽不算优裕，但由于长辈重视，因此一代又一代总不乏读书人。

然而，由学到优再到仕这是一条异常漫长的路，往往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。对于没有达到“优则仕”的人而言，最多的出路是开个私塾，教授生徒，混口饭吃，而这种职业也是颇受人尊敬的。开私塾一般有两种情况，一是以招收家族子弟为主，二是招收他姓子弟。前一种带有族内“公益”性质，他的收入不是来自生徒缴纳的学费，而由族内专项经费支出。后一种属于“营利”性质，但收费高低，一则看教书先生的名望大小，二则看生徒的家境状况。曾麟书开的私塾虽然属于前一种，但他还是取了个俗气的名字——利见斋。

曾国藩五岁开始读书，以陈雁门老先生作为问字之师，所学即是“三字经”、“百家姓”之类，相当于学前教育。父亲开馆授

徒后，曾国藩开始系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。父亲的角色本来就是多重的，曾麟书便可以说是曾国藩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老师。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，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，但他有一股韧劲儿，那便是不厌其烦，耐心指导，每天从早到晚，不停地督促。父子俩睡在床上，走在路上，曾麟书随感而发，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。曾麟书是久经科场的人，他失败的阅历使他认识到一曝十寒对读书人的危害，因此他把培养曾国藩的自觉阅读兴趣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。每天都为小宽一安排固定时间读书，从小训练扎实的学风。曾麟书不但每天规定儿子固定的读书时间，并且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，他才满意。

少年的曾国藩还是很聪明的。从父亲习学二年，就读完了儒家经典入门书——《五经》。从10岁起，开始试作八股文，即为考取功名做准备。由于曾麟书认真督教，在取得同族人的信任后，他随即设馆同族家塾——锡麒麟斋。他希望曾氏家族能多出几个像麒麟一样，满身披桂的人物。当然，更多而更现实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曾国藩身上。曾国藩在此受教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及《史记》、《昭明文选》等。

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14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从父亲来到省城长沙，应童子试。童试三年两考，是考取功名的第一阶梯，由于广大农家都把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作为改变家族命运的惟一途径，因此大凡生活能过得下去，就要子女走科举一途。这样一来，在社会中形成了尊重读书人的良好风气。但由于名额有限，所以考取十分不易。在文化发达的省分尤其如此。湖南相对全国而言，当时文化尚不算发达，但相比较而言，长沙府的竞争就非同一般。这一次，父子俩同赴考场，但双双落第。

科场上屡试不售的曾麟书似乎失去了自信。近二十年间，他

为了改写曾氏家族“冷籍”的历史，几乎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。但前途途程，仍是一片空白。他不想让儿子曾国藩遭受自己一样的挫折。因此，与父亲商量后，曾麟书决定让曾国藩出外就学。曾家因是从衡阳迁移到湘乡的，加之两县接壤，故而对衡阳的情况自然比较了解。曾玉屏父子早就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，八股试帖教得极好，并在唐氏家塾设课授徒，于是便决定把曾国藩送到汪觉庵先生在衡阳所设的唐氏家塾去念书。这样一来可改变一下环境，使曾国藩有一种新鲜感，产生新的求知欲；二来改变一下父亲所传授的教学方法，把读书与做八股文更紧密地结合起来。

道光十年（1830），20岁的曾国藩像所有士子一样，背负行囊，远离家乡和亲人，开始了外出求学的历程。

曾麟书的这一决定，对于儿子日后的前程而言，怎么讲都不过分。

衡阳因位于南岳衡山之阳而得名。早在三国时代，就以衡阳郡而闻名遐迩。自宋代始，衡阳的文化跃上全国的重镇。宋初有名的四大书院，其中之一的石鼓书院就座落在衡阳城北的石鼓山。尽管岁月磨蚀，战火不断，但皇帝钦赐的“石鼓书院”四字匾额仍然斑迹可寻。

曾国藩的求学地是在衡阳县北的双桂书院。这是金溪人唐翊庭创办的一座书院，时人又称为桂芳书屋、桂花轩。双桂书院不但请来了汪觉庵老先生执教，而且以经世之学相倡导。这对不闻外间事的青年曾国藩而言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。多少年后，他还在《金坑唐氏续谱序》中带着感激而又怀恋的心情写道：“往者，衡阳翊庭唐先生延觉庵汪夫子于桂花轩，余从学焉。”“书院以‘导进人才’为目的，…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，间亦以议论时政，常采用个人钻研、相互问答、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”。“越八年，余入词垣（指入翰林院）。 ”